

耳余按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此爲微之自表無疑者宋王銍性之辨昭昭信矣



霍小玉傳

唐 蔣防 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于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于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後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

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閑
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
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
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
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
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
謝曰一生作奴歿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
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
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
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于外易姓爲
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
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
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
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
甫上車閑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
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
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叅軍尚公處假青驪
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

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
徘徊之間至于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
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
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鑰門見鮑果從內出
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
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
生入來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
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請愕然不敢進遂巡鮑引
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

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
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
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頗
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
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
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卽拜
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
精彩射人旣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
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

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
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
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
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
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竒酒闌及暝鮑引生就
西院憇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
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叙溫和辭氣
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
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
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
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蘿無託
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
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
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
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
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
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
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

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

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口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

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

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旣切資用屢空徃徃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快成疾今已

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
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
回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
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
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
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
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
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
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
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且以誠
告玉玉且數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
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
耻恐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
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憤益深
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
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
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玩牡
丹花步於西廊遮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

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
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致實是忍人
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
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
服輕華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
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
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
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
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

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
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
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
豪士曰弊居咫尺恐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
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
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
門便令鑠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
于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
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

再合脫者解也既會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僶勉之間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歛然目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歛歛頃之有酒餽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

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于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塋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

襜褕紅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
魏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
遂不復見明日塋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
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
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于鄭縣至縣旬日生
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
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
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
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
親情曲相勸諭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
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
子方圓一寸餘裡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
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
鬚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
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
後徃徃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廷而遣
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
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

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柳氏傳

唐 許堯佐 撰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奉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譚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饍請翊飲酒